

論語注疏

冊二

論語注疏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七

述而第七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正義曰此篇皆明孔子之志行也以前篇論賢人君子及仁者之德行成德有漸故以聖人次之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疏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者之謂明老竊比於我老彭也

○正義曰孔子言今我亦爾故云彭即莊子所謂彭祖也李名鏗在商為守藏史

彭城曆虞夏至商年八百歲音翦一云即聞世本云姓鏗名鏗在商為守藏史

在周為柱下史年八百歲音翦一云即聞世本云姓鏗名鏗在商為守藏史

七百年王弼云是周守藏室之史也云好述古事我若老彭但述之耳者言

老彭不自制作好述古事仲尼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鄭曰無是行於此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有倦息他人無是行於我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

改是吾憂也此孔曰夫子常以**疏**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

身也德在脩行學須講習聞義事當從之有不善當追悔改之夫子之

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馬曰申申之貌。疏義曰此章言孔子燕居之時體貌也。

申申天天和舒之貌如也及鄉黨每云如也者皆謂容色如此子曰甚矣

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明盛時夢見周公欲行其道也。疏衰也久矣吾

不復夢見周公正義曰此章孔子數其衰老言我威時嘗夢見周子曰志於

道體慕志也道不可據於德據於德成仁也。疏志也道不可據於德成仁也。疏

據依故疏杖依倚遊習者德依仁遊於藝○正義曰此章孔子言已志慕

由也況之曰道者虛通無擁自然之謂也王弼曰道者無之稱而已。○不通也無不

德無有成而有成可據○正義曰德者得也。物得其所謂之德寂然至無則謂之道

以道為本二曰至德二曰敏德以行爲本三曰孝德周禮師氏掌注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

至矣乎敏德爲仁至德中行之爲本三曰孝德周禮師氏掌注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

事所以生德也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

功施於人故可倚○注藝六藝也。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乃謂之仁。○注藝六藝也。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乃謂之仁。

數也周禮保氏云掌養國子五禮之六藝一曰嘉禮二曰義禮三曰賓禮四曰射禮五曰

駁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注云五禮之六藝一曰嘉禮二曰義禮三曰賓禮四曰射禮五曰

獲大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刻注襄尺并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
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

商功均輸方程贏仁不足旁要也此六者所以遊飾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
身耳劣於道德與仁故不足依據故但曰遊飾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

誨焉孔曰言人能奉禮自行之疏此章言已行束脩不倦也束脩禮之薄者言人能
奉禮自修束脩以上則皆奉教誨之疏此章言已行束脩不倦也束脩禮之薄者言人能

之禮正義曰云言人能奉禮自修束脩以上則皆奉教誨之疏此章言已行束脩不倦也束脩禮之薄者言人能
○禮正義曰云言人能奉禮自修束脩以上則皆奉教誨之疏此章言已行束脩不倦也束脩禮之薄者言人能

庭脯也檀弓曰古之大夫束脩之中是知古者持束修以爲禮然此是禮之薄者
人穀梁傳曰束脩之問夫束脩之中是知古者持束修以爲禮然此是禮之薄者

故云則有玉帛之屬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鄭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啓發爲說之如此疏憤子曰不

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隅以語之其人思其類則不復重教之如此疏憤子曰不
不悱不發舉一隅以語之其人思其類則不復重教之如此疏憤子曰不

言人憤憤口悱悱乃後啓發爲說之如此疏憤子曰不
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啓發爲說之如此疏憤子曰不

語之凡物有四隅者舉一則三隅從可知學思之深也其說之也略舉一隅而
其人若不復重教之矣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喪者哀感飽食於其

其類則不復重教之矣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喪者哀感飽食於其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正義曰此章言孔子助喪家執事時故得有

食饑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故食而不飽以喪者哀感若飽食於其
側是無惻愴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一日之中或哭或歌是

隱痛之心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一日之中或哭或歌是
是日聞喪或弔人而哭則終是日不歌也若一日之中或哭或歌是

是日聞喪或弔人而哭則終是日不歌也若一日之中或哭或歌是
喪瀆於禮容故不爲也檀弓曰弔於人是日不樂注引此文是也子謂顏淵

論語注疏卷七
喪瀆於禮容故不爲也檀弓曰弔於人是日不樂注引此文是也子謂顏淵

論語注疏卷七
喪瀆於禮容故不爲也檀弓曰弔於人是日不樂注引此文是也子謂顏淵

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孔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子路曰子行

三軍則誰與孔曰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以為己勇子曰暴虎馮河

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孔曰暴虎徒涉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疏**子謂至

正義曰此章孔子言己行藏與顏回同也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

我與爾有是夫子者言時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捨隨時行藏不忤於物唯我與

汝同有是行夫子問曰若子行三軍則誰與者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

以己有勇故發此問曰若子行三軍則誰與者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

與馮河也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者空手搏虎為暴虎無舟渡河

為馮河也言人若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者空手搏虎為暴虎無舟渡河

孔子抑之能戒懼好謀而有成功者則與之者此又言行三軍所以誘子路使慎

臨事而能戒懼好謀而有成功者則與之者此又言行三軍所以誘子路使慎

其勇也○注孔曰大國三軍○正義曰此司馬序官文也○注孔曰暴虎徒搏

馮河徒涉○正義曰大國三軍○正義曰此司馬序官文也○注孔曰暴虎徒搏
馮陵也然則空涉水徒涉郭璞曰無舟楫傳云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
吾亦為之鄭曰富貴不可求也雖執鞭之士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孔曰
者古人**疏**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孔曰
之道人**疏**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孔曰
之當修德以得之若富貴而求之雖執鞭之士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孔曰
當從吾德好者古人之富貴也○注道雖執鞭之士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孔曰
掌執鞭而趨王若今卒八車之為也序官云條狼氏下士故云執鞭賤職也

子之所慎齋戰疾孔曰此三者人所不能**疏**子之所慎齋戰疾○正義曰此齋

七日致齋三日齋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也故戒慎之左傳曰皆病則慎其

兵凶戰危不此三者凡人命固當慎之君子敬身安體若偶嬰疾則慎其

藥齊以治之此三者凡人命固當慎之君子敬身安體若偶嬰疾則慎其

不能慎而夫子能慎之也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韶樂至於此也**疏**子

於肉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王曰為作也此不圖作**疏**子

忘於肉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者韶樂名孔子在齊聞韶習韶樂之威美故三月

此齊也言我不意度作韶樂乃至於此也○注王曰至於此齊也○正義曰此

為作也者釋言云作造為也互相訓故云為作也云不圖作韶樂至於此齊

者言不意作此韶樂至於齊也韶是舜樂而齊得作之者案禮樂志云夫樂本

情性浹肌膚而藏骨髓雖經乎千載其遺風餘烈尚猶不絕至春秋時陳公樂本

完犇齊陳舜之後韶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韶三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鄭曰

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美之甚也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鄭曰

助也衛君者謂城也衛靈公逐大子蒯聵公薨而立孫輒後晉子貢曰諾吾將

趙鞅納蒯聵於戚城衛石曼姑帥圍之故問其意助輒不乎子貢曰諾吾將

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曰孔

夷齊讓國遠去終於餓死故出曰夫子不為也鄭曰父子爭國惡行孔子以伯

君明疏冉有至為也○正義曰此章記孔子崇仁讓也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

矣蒯聵之子也後晉趙鞅納蒯聵於戚城衛石曼姑帥圍之子而拒父惡行

之甚時孔子在衛為輒所賓禮人疑孔子助輒故冉有言問其友曰夫子之惡行

論語注疏卷七 二一中華書局聚

助入輒不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者子貢承冉有之問其意亦未決故諾其言我

將入問夫子庶知其助不也夫入曰伯夷承何人也者此子貢問孔子辭也伯

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兄弟讓國遠去終於餓死今衛齊為是夫子若助衛

所應言夷齊為非故入問曰怨乎者此子貢復問曰夷齊初雖有讓國之賢而終於

古之讓國之賢人也曰怨乎者此子貢復問曰夷齊初雖有讓國之賢而終於

餓死得無怨邪所以復問此者子貢意言若孔子不助衛君應言不怨也初心讓助

衛君則應言有怨也曰求仁而得仁又何必怨者此孔子不助衛君之言也初心讓助

求為仁也君子殺身以成仁既問而終於餓死而告之曰夫豈有怨乎故曰又何

怨出曰夫君子不為也者子貢既問而終於餓死而告之曰夫豈有怨乎故曰又何

其父不爭國惡行也孔子伯夷叔齊為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矣○注鄭

曰至乎○國正義曰云衛靈公逐太子蒯瞶者案左傳定十四年蒯瞶謀殺靈

公夫人南子不能而出奔宋是也云公薨而立孫輒者哀二年左傳曰夏衛靈

公卒夫人南子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

哀二郢年春秋文且亡人之子曼姑帥圍之者春秋後趙鞅納蒯瞶於戚城者亦

帥師圍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孔子曰疏食菜食肱臂不

戚師圍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孔子曰疏食菜食肱臂不

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鄭曰富貴而不以義者疏章記孔子樂道而賤不義此

也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孔子曰疏食菜食肱臂不

飯菜食飲水寢則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者疏食菜食也肱臂也言已

者雖人之所欲若富貴而以不義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矣○正義曰此章孔子言

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矣○正義曰此章孔子言

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矣○正義曰此章孔子言

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矣○正義曰此章孔子言

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矣○正義曰此章孔子言

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矣○正義曰此章孔子言

其學易年也加我數年方至五十謂四十七時也易之為書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吉凶悔吝豫以告人使人從吉不從凶故孔子言己四十七學易可以無過

咎矣○注易窮至大過○正義曰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說卦文也命者生之極窮理則盡其極也云五十而知天命者為政篇文云以知命之年讀至命

之書故可以無大過矣者漢書儒林傳云孔子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傳是孔子讀易之事也言孔子以知天命終始之年讀窮理盡性以至於

命之書則能避凶之吉而無過咎謙不敢子所雅言正言也雅言詩書執禮皆雅

自言盡無其過故但言可以無大過矣疏子所雅言正言也雅言詩書執禮皆雅

言也鄭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疏子所雅言正言也雅言詩書執禮皆雅

必正言其事雅正也子所正言者詩書禮也此三者先王典法臨文教學讀之

三者則六藝可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公稱公不對者未食

所以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疏公

至云爾○正義曰此章記孔子之為人也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者葉

公名諸梁楚大夫食菜於葉僭稱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未對所以

者孔子對子路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疏公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菜於葉僭稱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未對所以

也之
子不語怪力亂神
王曰怪異也力謂若稟盪舟鳥獲舉千鈞之屬或所不忍言

疏
謂子不語怪力亂神○正義曰此章記夫子為教不道無益之事怪異也力

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也李充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謂鬼神之事或

怪力亂神有與於邪無益於教故不言也○注為獲舉千鈞○正義曰為獲古

言能舉三萬斤之重也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

而改之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正義曰此章

言學無常師也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相懸但敵體耳然彼二人言行必有一

人善一人不善我則擇其善者而從之不善者而改之有善可從是為師矣故

無常師也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包曰桓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

何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聖性德合天地吉無不利故曰其如予

子曰可速矣故孔子發此語言天生德於予者謂天授我以子曰二三子以我

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包曰二子謂諸弟子聖人知廣道深第吾無行而不與

二三子者是丘也爾包曰我所為無不及以為有所隱也○正義曰此章言孔子

常以爲夫子有所隱蓋故以此言解之弟子也聖人無所隱也○正義曰此章言孔子

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者言我心者使信其言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四者有

舉以**疏**謂先王之遺文行忠信○正義曰此章記孔子行教以此四事為先也言不欺謂之信此四者有形質故可舉以教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疾世

君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

為泰難乎有恆矣孔曰難可名**疏**子曰聖人至恆矣○正義曰此章疾世無明

者斯可矣無聖人亦無君子也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

時非但無聖人亦無君子也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

者善人即君子也恆常也又見善人之為君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

斯亦可矣即君子也恆常也又見善人之為君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

無也時既澆薄率皆虛矯以無為將虛作盈內實 子曰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孔

窮約而外為奢泰行既如此難可名之為有常也 子曰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孔

釣者一竿釣者綱者弋也綱射也宿宿鳥也 子曰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孔

而釣者一竿釣者綱者弋也綱射也宿宿鳥也 子曰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孔

魚多取魚也綱者弋也綱射也宿宿鳥也 子曰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孔

為之不一夜釣者綱者弋也綱射也宿宿鳥也 子曰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孔

釣者一竿釣者綱者弋也綱射也宿宿鳥也 子曰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孔

論語注疏卷七

五 中華書局聚

者我無是也包曰時人有穿鑿妄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

也孔曰如此者次**疏**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者言時人蓋有不知理道穿鑿妄作

若多聞者我即無此事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其次也言

此者所以戒而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鄭曰互鄉名也其鄉人言語自專

怪孔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孔曰教誨之道與其進不與其退

絜己以進與其絜也不保其往也鄭曰往猶去也人虛己自絜而來**疏**互鄉至

正義曰此章言教誨之道也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者互鄉鄉名也其鄉

難與言童子見八字通為一句言此鄉有一童子以門人怪己故以言語之難與言

也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者孔子以門人怪己故以言語之難與言

去後之道與其進也者往猶去也怪我見此童子惡惡一何甚乎人絜己以進與其

為行未必不可一或有始無終先迷後得教誨之道絜則與之往日之行非人之

保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包曰仁道不遠**疏**仁至矣○正義曰此章言

昭哉我欲行仁即斯仁至矣是不遠也乎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曰司敗官名

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

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非曰巫馬期弟名施相助

昏而君取之當稱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言告也諱國惡

禮也聖人道弘陳昭公至知之○正義曰此章記孔子諱國惡之禮也陳司敗

之受以爲過問昭公知禮乎子曰知禮者大夫為司寇之官舊聞魯昭公也

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乎子曰亦黨乎者相助非曰黨孔子既答司敗而

退去司敗復揖弟子巫馬期而進之問曰我聞君子不黨今孔子言昭公知

禮乃是君復亦有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者

孰誰也魯俱姬姓禮同姓不昏而君取之當稱吳姬為是同姓諱之故謂之

吳孟子若以魯君昭公而為知禮又誰不知禮也巫馬期以告孔子也孔子幸苟有過人必知禮是諱國

有過人必知之者巫馬期以告孔子也孔子幸苟有過人必知禮是諱國

惡也諱國惡禮也但聖人道弘故受以告孔子也孔子幸苟有過人必知禮是諱國

注云陳楚各名陳大夫正義曰文十一年左傳云楚子西曰臣歸死於司寇是也此

云陳司敗楚子西亦云司敗也傳云楚同此名也注孔子至孟正義曰云魯人

馬期弟子名施者史記弟子傳云巫馬施字少孔子至孟正義曰云魯人

也云魯俱姬姓者魯周公之後吳泰伯之後故云俱姬姓也云禮同姓不昏

者曲禮云吳俱姬姓者魯周公之後吳泰伯之後故云俱姬姓也云禮同姓不昏

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云傳曰昭公娶於吳姬

而諱曰孟子者案春秋哀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及仲尼脩春秋云

故不書姓此云君娶於吳其死曰孟子卒是舊史書為孟子卒及仲尼脩春秋云

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是舊史書為孟子卒及仲尼脩春秋云

以魯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是舊史書為孟子卒及仲尼脩春秋云

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是舊史書為孟子卒及仲尼脩春秋云

論語注疏卷七 六 中華書局聚

女則云夫人姜氏至自齊此孟子初至之時亦當書曰夫人姬氏至自吳同姓

不得稱姬舊史所書蓋直云其文也案坊經無其事也○注孔曰至為過正義曰云諱

國惡禮也者僖元年左傳文也案坊經無其事也○注孔曰至為過正義曰云諱

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是君親之惡務於不經故不奪其諱亦不通有諱例

杜預曰有時而聽之則可也正以爲後法則不經故不奪其諱亦不通有諱例

制言若正爲後法每事皆諱則爲小惡即發其短非復臣子之心全無愛敬之義

是故不抑道弘故有聽之過者孔子所言雖是諱國惡之禮聖人之道弘大故

受以爲過也我者孔子得巫馬期之言稱己名云是己幸受以爲過故云苟

有過人必知之所以然者昭公不知禮我言稱己名云是己幸受以爲過故云苟

之後遂永信我言昭公不知禮我言稱己名云是己幸受以爲過故云苟

而受以爲過則後人昭公不知禮我言稱己名云是己幸受以爲過故云苟

所諱者又以明矣亦非諱也歸司敗之問則諱言以爲諱則非諱若受而爲過則

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正義曰此章明孔子與

頌者樂其善故使重歌之審其歌意然後自和而答之雅

子重於正音也反猶重也孔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

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不勝於人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不吾猶人者凡言文皆不勝於人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無也文無者猶俗言不勝於人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也躬身也未能也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

君子已未能也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

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馬曰正如所言弟子

子曰至學也正義曰此章亦記孔子之謙德也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者唯

謂云爾已矣抑語辭為猶學也唯孔子言不能學先王之公西華聞孔子云不

但可謂如已矣而己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者公西華聞孔子云不

厭不厭誨之二事第子猶不能學況正如聖乎子疾病子路請禱包曰禱禱

有諸請於鬼神之事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孔曰子路失子曰

丘之禱久矣明故曰孔子素行合於神詔求於鬼神也子疾病子路請禱者孔

子疾禱子路告請禱求鬼神冀其疾愈也子曰有諸者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

命不欲禱祈故反問禱子路曰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乎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

爾于上下神祇者誄禱篇名誄累也禱久矣者孔子不許子路故以此言拒之

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也子路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

也寧固則僭上儉不奢如儉奢○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順也寧為寢陋是奢不順儉也下而寢陋二者俱失之與其不禮耳子曰君子坦蕩

蕩小人長戚戚鄭曰坦蕩寬廣疏此章曰君子坦蕩小人長戚戚○正義曰

廣貌長戚戚多憂懼也君子內省不疚故心貌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疏

坦蕩蕩然寬廣也小人好為咎過故多憂懼

論語注疏卷七

七中華書局聚

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正義曰此章說孔子體貌也言孔子體貌温和而能嚴正儼然人望而畏之而無剛暴雖為恭孫而能安泰此皆與常度相反若能唯孔子能然故記之也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七

此處為多欄空白或極淡文字，內容不可辨識。

論語注疏卷七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述而第七

述而不作章

但述之耳

皇本但作祖案筆解亦作祖

楚苦縣

閩本同北監本毛本苦作苦案苦字誤今正

默而識之章

默而識之

釋文出默而云俗作嘿五經文字云默與嘿同經典通為語默字

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

皇本作人無有是行於我我獨有之也

德之不脩章

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

皇本高麗本每句下並有也字又高麗本徙作從又注為憂下

皇本有也字下章注之貌下同

子之燕居章

子之燕居

釋文出燕居云鄭本作宴案後漢書仇覽傳注引作宴與鄭本合○案宴正字燕假借字